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英] 大卫·李嘉图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二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受百译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二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受百译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 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 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 年 4 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 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是纠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上。……看来还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东西要写。我就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日子里写了一些,不是按应有的次序写的,在适合于付印之前,还有许多要加以补充,加以删弃。"

在这部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麦克库洛赫对马尔萨斯关于谷物法的见解的问题写信给李嘉图:"粗糙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科学,对国家都是有欠公正的";过了不久,他请李嘉图在这部书出版之后,把对它作出的评注送给他。李嘉图答应照办:"待我看了马尔萨斯先生的书,见到了其中跟我的理论对立的那些论证,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

1820年4月,书出版了,李嘉图进行了初读,这是"抽空时很匆促地"进行的。他告知麦克库洛赫:"我想提出马尔萨斯先生跟我意见差参的几点,然后为我的观点进行辩解;但是,这除了重申我书里的论据外,没有什么别的可做,因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触动我的论证。"他对马尔萨斯主张的价值尺度(他"采用了跟我的大不相同的一个价值尺度,可又处处不信守这个尺度"),还有他关于地租的论点,格外有反感。他感到,"他所最不满意的是,过大的资本积累也许会引起不良后果"的说法。他抱怨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上的改进,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对于我书里所说地主的利益跟社会中其他人们的利益不相容的那一段提出批评时那种做法,是不十分公正的")。他还说:"现在我的确觉得很为难,老实说,我并不确切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

大约隔了三个月(7月下半月,耽搁在布莱屯的时候),李嘉图再次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他说"甚至比初读时更加不愉快"。1820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二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受百译

商务印书馆
1979年·北京

2 018 2531 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二 卷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

〔英〕大卫·李嘉图著
彼罗·斯拉法主编
蔡 受 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